

崛岉山位于尖草坪区呼延村西，与傅山故里西村隔汾河相望。“崛岉红叶”居“古晋阳八景”之首，清道光《阳曲县志》载有“暮秋霜降，满山红叶，尽成朱紫”之语。

傅山家族与崛岉山颇有因缘。崛岉山多福寺的西边旧有龙王庙，有一年因殿舍颓敝而祷雨不灵，僧人道惺倡议舍财修葺，村民们积极响应，用了两年时间修缮好，庙门上方悬“云气象神”匾额。那年果然风调雨顺，庄稼有了好收成。傅山的祖父傅霖作了一篇《崛岉重修龙王庙记》，残碑存多福寺内，落款为“壬戌进士傅霖撰文，辛酉举人傅震书丹，甲子举人傅需篆额”，“河东三凤”联袂，撰文、书丹、篆额，傅氏三兄弟之桑梓情深于此可见。

傅山平生好山，尤爱太原西北之崛岉山，曾题自画《崛岉红叶》云：崛岉，管岑之枝护也，其峦屈而成围。阴多松，阳多柏，一兰松柏之中。林中历落丛灌者，黄芦也。深秋霜下，颓然如醉，是有红叶之题矣。道人青羊庵在松阴，爰有句：“秋诗题不尽，霜叶可山红。”

他还为修缮崛岉山中的多福寺作“募引”：黛发河苕，松香春雨；红留灌薄，叶醉秋霜。是为晋景崛岉红叶者矣。古兰就圮，云客不来；缙侣同心，伽蓝式许。尺楹片栈，都是祇慈；一粒半圆，莫非给意。石舫寒涛，叙而待憩；茶铛煮雪，来者同参。石黄冠真山题。（《崛岉古兰募引》）

霜叶山红，颓然如醉，松香春雨，石舫寒涛，怎会不教人爱恋！傅山读书此间，欣然而作《红叶楼》诗：古人学富在三冬，懒病难将药物攻。江泌惜阴乘月白，傅山彻夜醉霜红。

而且，傅山还以《霜红余韵》为题，作过一首四言诗，有云：“明河之涓，不言不笑。水流花开，月朗雪香。”落款为“侨侨书”，可知作诗题写已在甲申国变之后，侨居流寓之时，慨然追忆他惦念不已的崛岉霜红和隐于其间的青羊庵。

明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夏，傅山在《即事吟成》诗中，第一次提到在崛岉山上筑庵之事：“崛岉庵小构，直可一生啗”“身实北郊寄，人猜西岉求”，可知此庵新筑不久，但因常往，为人所知。“啗”者，傅山取庄子“生者啗醴物也”之义，“啗醴”，乃生命之气集聚的情状。可以说，傅山是把青羊庵看作自己一生志气凝结之所在。

甲申国变之五月，傅山从避居的寿阳潜回太原，避开人悄悄上了崛岉山，在关公祠再次筑得“屯之比”，辞曰：“盘桓，利居贞，利建侯。”让人不解的是，傅山此次上崛岉山，何以不入青羊庵而待在关公祠？

其后，傅山又把青羊庵改名“不夜庵”，专门为改额写了一首诗：我命需人救，歌歌甚丈夫。一肩虚柳栗，两足负团蒲。果梦菩萨教，名为道士徒。青羊庵改额，不夜小廬麻。（《不夜庵》）

他在青羊庵中以陶渊明自况，感伤时事，借史喻今：

心隐亦伤厚，况复肆其簧。多所不忍道，岂复胜篇章。流连郑卫诗，使人不能狂。澹静陶处士，乃有咏荆卿。剑术惜其疏，举杯欲忘。重篱不可解，颇异山谷黄。（《青羊庵》）

这首诗题注云：“庵踞崛岉松林中，故名。后改霜红龕，以秋季树草叶色胥红也。”有了这个题注，才有了后来不断刻印以“霜红龕”为名的《霜红龕集》，“霜满龕红”，亦成为后人记忆中傅山的鲜明意象。

青羊庵隐在崛岉山的松林中，自然崛岉山的草木常贮于傅山胸中。他记录了自山底登崛岉山的情形：

石磴鸣笳夏磬微，松风轻拂菜琴微。芒鞋拾级穿云鸟，一径西天是崛岉。（《崛岉石磴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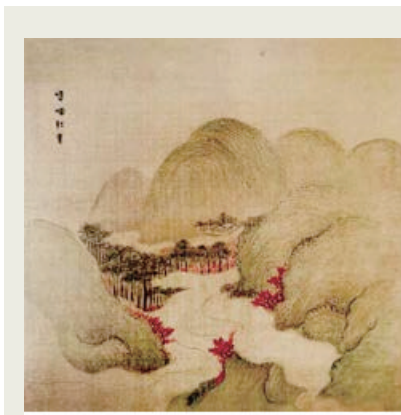
春雪有痕，老眼豁明，傅山看崛岉高松，感清凉胜地，在长烟中曳杖而归（《老眼明春雪》之一）。新秋时节，傅山精神为之澡漻，崛岉山草木尽黄，云烟俱白，多福寺大佛巨大的手掌上卧着山鸟，落满尘土的锈斑香炉里长出菊花，惜静贪幽的傅山慧心蓄积，精华待发（《崛岉新秋》）。他从狱中生还西村，尚在病中，秋日早起，凝望西山：

修疏霜木表，浅黛睇婵娟。朝气忘衰暮，西山方妙年。境佳不全外，情至寓真缘。无碍正尔馨，辨才安所言。（《病间早起见西山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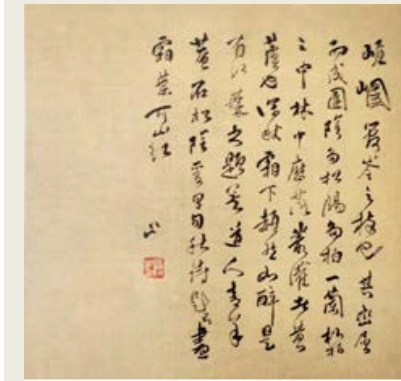
傅山  
与锦绣太原城 9

醉霜红：  
一径西天是崛岉

何远  
孙国华  
高福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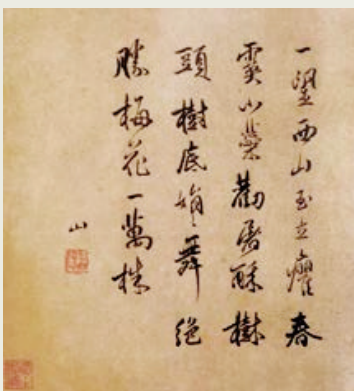
傅山画题《崛岉红叶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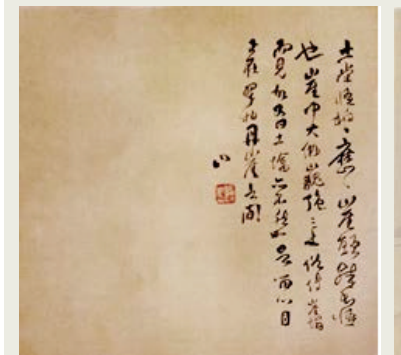
傅山自书《青羊庵》诗



傅山《丘壑磊可图》



傅山自书《西山》诗



傅山画题《土堂怪柏》



其后，傅山侨居松庄15年，也曾在午夜梦回，明月升上东岗之际，忆念汾河边的土堂。

晚年的他不止一次遥望西山：绿云绿雾绿珊珊，冷浸幽人初骨寒。嚼雪滩头松桦下，一峰青插半天看。

诗中的他仍是高瞻远瞩，志气凌云，幽居之中壮怀不已，正所谓“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。

“西山白云外，是吾崛岉岑。”傅山死后，魂归西山。清道光《阳曲县志》载有寥寥八字：“征君傅山墓在西山。”据考，即在今天马头水村西二里处，多少年来，当地人祖祖辈辈口口相传，傅山墓“头枕琵琶笸，脚踏马鞍桥，身卧寺家脚”。这座坟茔坐落在一处状如阴阳八卦图的山岗上，坟茔背后的山梁，酷似一把巨大的琵琶；坟茔的对面，一径小路隔开东西两条沟谷，沟谷过道形如马鞍；而在坟茔的东北方，正是崛岉山中多福寺。

傅山魂归西山，他的传奇故事仍流传在他钟爱的崛岉山中：青主游崛岉山，道遇老媪，鬻食甚精，首戴曲，双刀旋舞如飞。叹曰：“神乎技矣！”媪曰：“亦如傅青主写字，手熟为能。”青主嘿然，回顾忽失所在。（徐昆《仙儒外纪》）

“副在名山终不朽，太原高士有遗碑。”面对老媪沉默无言的傅山，“为愿青山作主人”的傅山，已然回到了他一生眷恋和深爱的西山，回到了父母——离垢居士和贞髦君——身边，实现了“死后得依依”的心愿。他在这沉寂的大山里已然静静地躺了300余年，而他的魂魄、风骨和精神，至今凝结在醉人的霜红余韵中而不朽。

（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